

前线名人丛书

江深 剧作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江深，又名江柏圣。1935年生于浙江宁波。14岁参军，历任师文工队员、军文工团创作组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等职。大校军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

创作（合作）的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柳暗花明》、《巨澜》、《杜鹃啼血》、《女兵圆舞曲》等；话剧剧本《大河春秋》、《春风巷的邻居们》、《雪纷飞》、《窗口的星》等；电视剧本《司令员与贝多芬》、《五个太阳》等；长篇报告文学《淮海之战》、《人民子弟》；以及散文《等待》、《浪花岛风采》等。曾获全国、全军文学奖。

· 编者的话

《前线名人》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她是我们向社会打开的一扇窗口。

我们期望透过这扇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军区的作家、剧作家、音乐家；看到他们描绘的广阔而深远的军营风情画卷；感受人民解放军火热的战斗生活以及广大官兵崇高的精神风貌和奉献精神。

南京军区的文艺创作队伍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艺术实践中，他们遵循党和军队的文艺方针，以大江南北这片丰腴的土地为依托，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勤奋耕耘，佳作迭出。许多作品在军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全军、全国的瞩目。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支队伍相互支持，共同切磋，亲密协作，团结奋进，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创作环境，锤炼出一个既有共同特色，又有各自鲜明个性的创作群体，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家、剧作家和音乐家。

军人的标志并不只是一身可体的军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血与火的阵地和营盘上锻造出的坚毅的品格、忠贞的情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作为军人的作家、剧作家和音乐家，他们血管里始终喷涌着军人的血，他们肌体中活跃着几乎是遗传的军人基因。因此，他们的作品爱也分明，憎也分明，拥抱生活，直面人生。读他们的作品，你会隐约听到一种磅礴而铿锵的脚步声。

《前线名人》丛书已陆续推出了沈西蒙、白文、漠雁、刘川、冠潮等五位老剧作家的自选集。现在，我们又编印了江深的剧作选。今后，我们将继续编选出版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雪纷飞 (话剧剧本)	(1)
---	-----

 杜鹃啼血 (电影文学剧本)	(74)
--	------

 女兵圆舞曲 (电影文学剧本)	(140)
---	-------

 五个太阳 (电视文学剧本)	(202)
--	-------

 窗口的星 (话剧剧本)	(244)
--	-------

后记.....	(309)
---------	-------

雪 纷 飞

(话剧剧本)

时 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

人 物：

谢晓华 上海流亡女学生，CY
叶劲草 上海地下党工作人员
许云乐 鄂豫皖红军某师师长
罗敬山 岭南道委书记兼东路游击司令
许毛姐 乡苏维埃委员，罗的妻子
潘赤君 参谋主任兼独立营营长
大脚嫂 乡赤卫队员
明 伢 罗敬山的警卫员
苏 红 明伢的妹妹，少年先锋队员
大悲和尚 凌云寺住持
冯 叔 叶源记茶行掌柜
袁饭佛 敌特别行动署稽查

小贩 旅客 水警 佩枪的汉子
赤卫队员 小沙弥 红军战士若干
白军甲、乙、丙 上年纪的白军 女仆
姑娘甲、乙 卫士 士绅 商人

第 一 场

〔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

〔上海驶往汉口的一艘旧式江轮上。天幕上不时移过江上的风帆和远处的岸柳。

〔阴云低垂，一个神情倔强的姑娘在船首凭栏而立，用她那双大而忧郁的眼睛打量着前方。

〔几个旅客出舱走到船首眺望。

教师模样的 出了黄浦江，整整三天三夜，才到这安庆一带，照这样，几时能望见江汉关的钟楼？

商人模样的 唉，不是停船搜捕，就是靠岸检查，船怎么能快得了！

教师模样的 奇怪，政府当局有这股劲，怎么不去对付日本人？

商人模样的 （指刷在驾驶台下的标语）瞧，“攘外必先安内”嘛，这是国策……

〔一声吆喝，几名水警持枪穿过甲板，匆匆奔入客舱。

教师模样的 看！又要搜捕什么人了！

商人模样的 （神秘地）说是船上混入了共产党……

教师模样的 真的？

商人模样的 （小声地）这儿离大别山不远，听说常有人搭船经安庆、汉口到山里去投奔红军。

教师模样的 眼下的法律是只许投靠日本人，不准投奔共产党！

商人榜样的 （顾盼四围）老兄……

〔站在旁边的女青年望望他们，会意地笑了。两个旅客连忙踱了开去〕

〔一个小贩，捧了一架手摇留声机，吆喝着走来。

小 贩 租话匣子，租话匣子！京戏、黄梅戏、流行歌曲、时髦小调，样样俱全，要啥有啥……（走到女青年身边）小姐，听啥？《毛毛雨》、《雷蒙那》、《丽娃丽姐》……一张片子三个铜板，又解闷，又消愁……

女青年 （厌恶地掉过头去）……

小 贩 （纠缠着）听一张嘛，小姐，保你清心悦耳，满面春风……（不由分说，把那架老式的手摇唱机一搁，安上唱片，响起了软绵绵的歌声——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着了小卿卿

哎呀呀

我呀只要你的心……”）

〔女青年愤而转身，不想碰着唱机，吱呀一声，唱片坏了。

小 贩 （扯住女青年，叫了起来）哎呀，把我的唱片弄坏了，你赔我的，赔！

〔女青年涨红了脸，正要分辩，旁边走来一个阔商模样的人，掏出皮篋，把几张钞票丢给了小贩。

〔小贩拾起钞票，抱着唱机退下。

女青年 （惊讶地望着面前的商贾）表哥，是你？

叶劲草 晚华！

谢晚华 真没想到，你也在船上！

叶劲草 刚才，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怎么，是去汉口？姨夫和表姐呢？

谢晚华 （眼圈一红）都死了……

叶劲草 啊！

谢晚华 死得都象个中国人，姐姐是帮十九路军抬伤员，给鬼子炸死的；爸爸到市党部请愿，给打了出来，气得吐了血，临死，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了文天祥的两句诗：从今别却江南路，

叶劲草 化作啼鹃带血归。

谢晚华 （含着泪，激愤地）可我不想化作啼鹃，我愿我的身躯变成一枚炸弹，和这万恶的世界同归于尽！

叶劲草 （提醒）轻点声！晚华。现在你一个人究竟要去哪里？

谢晚华 （轻声地）进山！

叶劲草 太好了！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谢晚华 （苦笑了一下）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俩常辩论，你说我是书呆子，我骂你是革命狂……经过这几年的颠簸，我才明白，你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决定投奔苏区，去找红军，找我的亲人！

叶劲草 晚华，真巧，我们正好同路！

谢晚华 哦？你这几年不是一直在铁路线上做流亡学生的工作？

叶劲草 那些事太琐碎，我一直要求到苏区去，那儿才真正可以大有作为。最近，我的身份暴露了，组织上要我立即转移进山。

谢晚华 （紧紧抓住他的手）我们真的走到一起来了！

叶劲草 是啊，晚华。你知道吗，我们的鄂豫皖苏区，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革命迅猛发展，红军军威大壮，那无数面苏维埃的旗帜，正在向你我招手呢！

谢晚华 （激动起来）这么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行走，畅快的呼吸，大声的说笑，再也不用担心出

门有密探盯梢、睡梦里有巡捕敲门、耳朵边有警车嚎叫了……

叶劲草 不用了，再也不用了。在那边，天空格外的蓝，太阳格外的亮，花儿格外的香，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不再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它已经是一种现实，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

谢晚华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叶劲草 注意！

〔船上的汽笛忽然吼叫起来，一名水警陪同裘舫佛及几个佩枪的汉子闯上甲板。

水 警 （向旅客）把船票、行李统统拿出来！

裘舫佛 （走向叶劲草）先生，证件！

叶劲草 （出示信函）……

裘舫佛 啊，源记茶行的叶老板，久仰、久仰！叶老板这次是……

叶劲草 取道安庆，进山贩货。

裘舫佛 听说贵行专营大别山的名茶？

叶劲草 那倒不一定，举凡六安瓜片、屯溪的伙青、太平猴魁、歙县的屯绿、九华的毛峰、黄山的珠兰，以至齐云珍眉、敬亭绿雪……小号都有货源。

裘舫佛 好，不愧为财源茂盛达三江。可惜叶老板这次进山，似乎不是时候。

叶劲草 春茶苦、夏茶涩，秋茶好喝采不得。眼前正是春茶上市，满山飘香的季节，怎么说不是时候？

裘舫佛 嘿嘿，我怕叶老板进山之后，闻到的不是茶香，而是另一种气味。

叶劲草 您是说，又要剿共？

裘舫佛 （笑而不答，转向谢晚华）请问，这位是？

叶劲草 我的太太！（挽起她的胳膊）在上海滩住腻了，带她出来换换空气。

谢晓华 我早说不要出来嘛！刚听够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要是再让共产党的机关枪、手榴弹弄得心惊肉跳的，我可不依！

袁晓佛 哈……还是太太有先见之明。打扰了！（率便衣进舱）

谢晓华 表哥，看不出你肚子里还真有两本茶经呢！

叶劲草 你忘了？我家早年一直在大别山开茶行，到现在，我爸爸还有一点产业留在山河镇上。

谢晓华 布尔乔亚！（把胳膊从叶的手里抽出来）

叶劲草 啊，对不起！刚才我冒昧的把你称作我的太太。

谢晓华 这没什么！

叶劲草 坦白的说，这也是我一瞬间真实情感的流露。哦，别用那样的眼光看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怀念你，我对你的感情没有变，我一直等待着……

谢晓华 别说了，表哥，晚了……

叶劲草 怎么，你已经结婚了？

谢晓华 还没有结婚。可他已经把我的心带走了。

叶劲草 他是谁？

谢晓华 跟你一样，马克思的信徒。

叶劲草 你们认识很久了？

谢晓华 上海工人暴动失败以后，我偶然碰见了，他在我家养伤，住了很久……是他才使我走上了和你一样的路。

叶劲草 （升起一种莫名的妒火）于是，你就成了信徒的信徒！这个他，现在在哪儿？

谢晓华 周恩来派他去了大别山，听说在红军里头当师长。唉，一别两年了，我真恨不得一下就飞到他的身边。

叶劲草 原来你是去寻找你的未婚夫！

谢晓华 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再也呆不下去了。

叶劲草 （苦笑）没想到，我们这次在船上重逢，仅仅是同路而已。

谢晓华 （咯咯笑起来）不是同路，是同志。（伸出手来）别生气，叶裕生同志！

叶劲草 （显得疏远起来）不，我已经改名为叶劲草了。叶劲草，疾风知劲草的劲草。

谢晓华 表哥，此去，我愿象你的名字那样，成为大别山上的一棵劲草。

叶劲草 （严肃地）仅仅靠爱情为养料，是长不成劲草的。必须植根在信仰的土壤中，才能经得住风雨的侵袭。

谢晓华 （不悦）别把人看扁了！你以为我只是去寻找爱情？请注意，今日之谢晓华，已非当年之书呆子。我虽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可也参加了CY，你以后可以考验我的。

叶劲草 （解释）当然，我知道你是个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我只是说……

〔舱内一阵人声喧哗，接着又传出留声机的靡靡之音，有人在跟着哼唱。〕

谢晓华 听，多么无耻！（冲动地）表哥，请党看我的表现吧！（奔向舱口）

叶劲草 晓华！

谢晓华 （向着舱内的旅客演讲似地）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九一八”的炮声还在耳边响着，“一·二八”的鲜血还在身上流着，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踩到我们头上来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怎么能让亡国之音消蚀我们的灵魂……

〔舱内人声：“说得对！”〕

“不许唱了！”

“砸烂它！”

〔接着，传来一阵噼里叭啦的声音，杂以争吵声。

谢晚华 砸得好！同胞们，现在，我来给大家唱一支歌。（含泪放喉）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她边唱边向舱内走去，歌声淹没在口号、欢呼声之中了。

叶劲草 （环顾四周）糟，要出事！（急匿身于起锚机后）

〔裘贩佛与水警、便衣复上。

裘贩佛 ……宣传抗日，就是宣传赤化。快，把她抓起来！

水 警 （犹豫）她，好象是那个茶行老板的太太！

裘贩佛 蠢！老板太太会宣传抗日吗？给我连老板一齐抓！（率众扑向舱内）

〔叶劲草焦急万分，从怀里掏出枪来，朝天开了一枪。

叶劲草 （大喊）不好了，鬼子的飞机来轰炸啦！

〔舱内人群大乱，旅客们四处奔跑，穿场而过。

谢晚华 （乘乱跑上甲板）表哥！

叶劲草 你闯祸啦！

谢晚华 这有什么……

叶劲草 快，趁着江面有雾，跳下去！

〔叶劲草与谢晚华趁人不备，跃入江中。

〔小贩抱着砸坏的唱机上。

〔裘贩佛带水警冲上甲板。

裘贩佛 喂，人呢？

小 贩 （哭丧着脸）警官老爷，我的吃饭家伙全砸了！

裘贩佛 滚！（一脚把唱机踢下江去，忽有触动）哎，会不会跳水

跑了？

水 警 雾太大，看不清楚。

裘饭佛 通知安庆沿岸，严密戒备，加紧搜捕！

(灯暗)

第 二 场

〔盛夏，风光秀丽的大别山麓。

〔村头，枝叶茂密的枫树下露出一角农舍。一条山路从树下蜿蜒而过，路边有口山泉。

〔远处有人在唱山歌，许毛姐娴静地坐在屋前，一面轻轻摇着面前的箩窝，一面拿根竹枝在地上划字。少顷，见婴儿睡着了，忙站起来，轻轻朝外走去。

〔箩窝内婴儿啼哭。

许毛姐 (折回，哄着婴儿) 哦，伢子你莫哭，莫要拖住妈的手脚，等你爸爸打开麻城，带身新褂褂回来抱你，啊，哦……

〔一个穿军装的挑夫，扛着扁担，挥汗路过，摘下水壶，到泉边舀水。

挑 夫 嚯，这泉水真好！

许毛姐 (和善地笑着) 是好哩！这水洗衣裳最能下灰，和面做馍最软和，烧稀饭，米粒儿最肯化，多啗喝它都不闹肚子。

挑 夫 听你这一说，我起码喝它三壶！（端起水壶，咕嘟嘟喝了起来）

许毛姐 (着急起来) 哎、哎，再好的凉水也不能贪喝！我给你烧去。

挑 夫 (乐呵呵地) 不用麻烦。挑脚的肚子是口锅，凉水下去，一会儿就开了

许毛姐 (笑着打量他) 这位同志哥，好面熟。你打哪儿来？说你

是红军，可没戴领章，说你是伙子，偏又穿着军装。

挑 夫 我呀，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

许毛姐 看模样，你是给前方运粮食来着。

挑 夫 对，我刚从麻城转回来。

许毛姐 （欣喜地）麻城打开了？

挑 夫 （默默摇了摇头）……

许毛姐 怎么，没打下来？

挑 夫 没有。红军遭到了损失，已经撤离了麻城。

许毛姐 啊？！（慰藉地）不要紧，上面领导说过，国民党大不过是个“偏师”，俺们还要“发起不停顿的进攻！”

挑 夫 大嫂，你晓得啥叫“偏师”？

许毛姐 我也不大懂。反正国民党是秋后的蚂蚱，没多大蹦头了。

挑 夫 （喟然长叹）轻敌麻痹，害死人啊！

许毛姐 快莫这样说，叫人听见，会说你是“右倾”！

挑 夫 谢谢你，大嫂。请问，乡苏维埃在哪里？

许毛姐 你要找哪个？

〔小苏红扛着梭标跑上。

苏 红 罗婶儿，罗婶儿！

许毛姐 红子，有啥事，慢慢说。

苏 红 （快要哭了）看，我妈她们从前方回来了，说是麻城没打开。

〔几个男女赤卫队员带着扁担、担架，默默走来。许毛姐迎上去招呼。

〔大脚嫂风风火火地赶上来。

大脚嫂 （一眼看见那个挑夫，吼了起来）喂，别走！你别想偷偷的溜掉！

赤卫队员们 （纷纷围上去）对，别走！

大脚嫂（向许毛姐）我的妇女委员，可不能放他走。他是戴着乌纱帽弹棉花——有弓（功）之臣！

许毛姐 大脚嫂，你们认识？

大脚嫂 他是个怪人，别看话不多，能耐可大呢！从麻城撤回来，我们几个夜晚碰上了白狗子——差不多有一个班，你说多悬！多亏他不慌不忙的，领着我们摆了个扁担阵……

苏 红 妈，啥叫扁担阵？

大脚嫂 死丫头，往下看呀！（抓着扁担，比划着，悄悄绕到许毛姐身后，大吼一声）不许动！

〔箩窝内婴儿惊哭。

许毛姐 （埋怨）看你，看你！

大脚嫂 （忙晃箩窝）哦，别哭，别哭，都怪婶子我脚大、手大、嗓门儿大……

〔众笑起来。

许毛姐 乡亲们辛苦了。乡苏维埃早宰了口大猪等着，快回去歇着！

〔赤卫队员和苏红分头下。

挑 夫 大嫂，你是苏维埃委员？快告诉同志们，要作好撤退上山的准备。

许毛姐 （吃了一惊）撤退上山？

挑 夫 红军从麻城一撤，白军必定向岭南这一带猛扑过来，进攻苏区中心。看模样，蒋介石已经对咱们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要赶快组织乡亲们坚壁清野，免得吃亏。

〔远处隐约传来枪声。

大脚嫂 哪里打枪？

挑 夫 （倾听）好象是中央军！

许毛姐 嫂子，你帮我照看一下伢子。（对挑夫）走，俺们到乡苏

维埃去！（与挑夫同下）

〔又是一阵枪声。婴儿啼哭起来，大脚嫂急忙摇动箩窝。

〔苏红奔上。

苏 红 妈，罗婶呢？

大脚嫂 不在，有事不能跟妈说？

苏 红 山下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东张西望的，看样子不象是山里人。

大脚嫂 啊，别是白狗子的探子吧！

苏 红 看，他们来了，妈，你快去报告！

大脚嫂 别慌，妈先来盘问盘问。好人、坏人，我三言两语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

苏 红 他们脸上又没贴字，你怎么分得清？

大脚嫂 真笨！咱自己的同志都是在山里蹲惯了的，见面拉着手，亲亲热热的叫“大姨”，“二姑”；白狗子那边，多半是外乡人，再怎么乔装改扮，说话总是这个腔：“老乡，你好哇！”

苏 红 那我跟你一道盘查。

大脚嫂 不，你先隐蔽着。若有情况，听妈一声咳嗽，就出来帮忙。

苏 红 哎！（持校标躲入屋后）

大脚嫂 （摇着箩窝，哼起了催眠曲）宝宝呀，乖乖呀，我的心肝肉……

〔谢晚华、叶劲草疲惫不堪，一瘸一拐地上。

谢晚华 咦，刚才那个女孩怎么一晃就不见了？

叶劲草 山里人走路快，我们是望尘莫及。

谢晚华 那边有个大嫂，我去打听打听。

叶劲草 （提醒她）别冒冒失失的！了解清楚之前，不要暴露身份。

谢婉华 我晓得！（走近大脚嫂）老乡，你好哇！
大脚嫂 （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唔！
谢婉华 （看箩窝）哟，这孩子胖嘟嘟的，真好玩！（忍不住伸手去抱婴儿）
大脚嫂 （不客气地推开她）哎，惹哭了他，尿你一身！
叶劲草 （走上来，努力打破僵局）大嫂，山里头现在日子过得好吗？
大脚嫂 （看他一眼）撑不饱也饿不死！
谢婉华 大嫂，这一带都建立苏维埃了吗？
大脚嫂 啥？听不懂！
谢婉华 苏维埃，这是一句俄国话……
大脚嫂 外国话就更不懂了！
叶劲草 （耐心地）跟你打听一个人，他是你们岭南道委书记，叫罗敬山。
大脚嫂 罗敬山？
谢婉华 （高兴地）你认识？
大脚嫂 没听说过。
谢婉华 （仍不死心）大嫂，你好好想想。（从衣服里摸出张纸片）喏，这上头有他的像片。
大脚嫂 这是啥？
谢婉华 国民党对罗敬山的通缉令。
大脚嫂 哦，我明白了。
叶劲草 大嫂……
谢婉华 这下认出来了吧？请你快带我们去找他。
大脚嫂 （痛快地）行！你们跟我来，到这边来！（朝着屋后拼命咳嗽）
谢婉华 大嫂，你怎么……